

程

鳳洲筆記尺牘目錄

卷七

答陸象孫

上朱大卿書

與棘寺諸長官

奉陸先生

與所知

奉虞山先生

奉鴻山先生

寄友人

與徐宜春

答李新喻伯承

寄凌汝成工部

答吳參議

寄朱象玄

柬徐汝厚



再荅汝厚

東李于鱗比部

與叔夜太守

再與陸仲子

與黎戶部

再與汝成

寄顧師錫比部

奉雙江先生

卷八

與袁履善

寄袁禮部

再與汝成

再答叔夜

荅陸汝陳

與陸太守瑚

奉姜比部

奉東臯先生

與貞山先生

東宋吳縣

奉樗菴先生

與李東昌

荅陳子兼提學

與朱大尹

荅張石川

荅袁仲

與宋吳縣

荅李東昌

荅方生

復履善

復峻伯

與虛齋王中丞

荅鴻山先生

與皇甫開州

寄陸象孫

寄吳子玄

寄袁履善

與王提學

與許邦才

鳳洲筆記尺牘目錄終

鳳洲筆記卷之七

海虞文臺黃美中校

書一

荅陸象孫

塵埃中忽枉瑤械欣躍拜啓俗思如濯械後復綴佳詩格調悲壯讀之不能已已昔者孟浩然掩跡布衣王右丞以清貴近僚無意推轂祇作詩贈之曰知爾不能薦孟稱獻納臣愚每讀至此未嘗不掩卷致痛恨於右丞也足下蕭淡之



趣間少讓孟生而綺麗雄深非彼所及至於淪  
落偃蹇又或過之僕妄謂知足下不後右丞而  
所自處則有間也僕少壯登朝不善揆量亦欲  
如足下以雕虫之技取重於人人而譽者卒不  
勝其毀者譽者如風披拂一過即忘而毀者如  
雨沾濕透入底裏加以懶性求便身不求便時  
好走馬謁貴人流汗趣返遇有軒輊不肯屈折  
求容雖知其非質之所近難挽也僕隸政大理  
凡二年矣尚未得一官足下試問北來人謂僕

所見愛厚者誰歟以故知足下不敢言即言之  
誰聽也即聽之又誰肯爲之力也僕自顧已矣  
駑鈍之才不復受鞭策矣需次垂及冒濫一官  
請告而歸買小舟期足下游行名山大川不問  
所嚮遇好便留博其所見聞之竒落可愛可駭  
者蓋足下不止今足下僕不止今僕也而後歸  
歸追而力古先所以作者之旨而後發於文若  
詩庶幾哉足以成一家言畢吾事耳他則何望  
夫僕進矣而爲退者言足下必不信足下嚮所

謂淪落偃蹇者也壯心不已亦非僕所信也請  
置功名二字勿使士君子有出於功名之外者  
足下其熟思之詞當和適送孝烈后梓宮徒步  
三十里歸氣息纔屬勉強作書不及詩至寒暄  
格語亦不敢以問曩和哭子詩小兒時作足下  
姑取其情棄之可也

上朱大卿書

辨事進士王某頓首狀上廷尉相執事某昔  
者蓋讀柳子厚上大崔卿啓其爲文僅十言雖

多委折瀾伏大要不過求遇已耳某高其文竊  
復卑其人云夫以子厚之才不稍自貴重蘄識  
於崔公即才若子厚催公不先識之而使其匍  
匐自獻某以爲罪在崔公也攷唐史卒未見薦  
子厚茲啓亦贅癩哉某既傷二公俱非能愛才  
者而致慨於文之難遇也某少歲粗曉窺弄筆  
墨便得解去旣釋褐從諸薦紳先生後覩記觸  
感消沮用世之志加以行能鄙劣習懶成癖不  
敢與今儕輩競晉顯退而思欲效尺寸於古人

俵俵焉若師瞽無相孰翼行哉幸而以職守隸  
門下執事者不以他屬吏視使薦敞帚且為游  
揚之悚愧何以得此於執事某之文不能望子  
厚萬一執事之賢崔公不能望萬一彼所有者  
某則無之然而彼所無者某則請有也且某周  
旋於省役者幾滿歲矣執事之御闈者某不一  
二面焉執事方吐沐延攬而某紆焉如畏豈直  
以勢分懸隔不敢以不肖之身勞尊者降接亦  
妄意束髮請書果為何事既鮮先哲之長迺效

其短耶執事不以督過而惠教之詩云采葑采  
菲無以下體君子下體之愛至矣某直不敢當  
耳抑某聞於穆叔其次立言去德功為品三也  
假某能為子厚亦子厚耳有子厚之文執事之  
愛必更至使子厚求遇其文執事未必取也願  
距今竊祿之載衡畧未涯乎有進者磨策駑純  
微見於世以無負執事亦願執事推愛某之心  
愛天下之勝某者更進所望望焉不勝幸甚同  
年李先芳濮人刻意五七言律邇時名家不知

合置誰方坐使事故尚未及侍下風其人寔勝  
某不敢慙也某皇恐皇恐死罪死罪狀上

與棘寺諸長官

貞無似幸得以職守隸役貴署辱諸君子不鄙  
棄之降屈齒位加接援使得廁案從之末席惟  
是不肖之身承君子之下風歲奇半矣入則二  
騎出則後先假以顏旨縱以談笑師師怡怡削  
隅混流貞也敢忘已之賤且以拜諸君子之鉅  
惠當事者念需次久俾得効一職寄跡焉遂與

諸君子隔中初亦意棘署雲曹相距僅數舍許  
念邇室之未睽慶尔思之足慰而別且一月矣  
司寇嚴稽覈升散之期迫于外酉案牘索擾數  
舍之武不能屈諸君子玉趾又不敢以望舊游  
之軌右領而盼促步以感諸君子其毋望其薄  
哉竊稽近事多以服章相贈何者欲其佩著曾  
表毋忘念思然某以爲思固莫涯物則有敝敝  
而棄之是棄諸君子德也先民之戒曰贈人以  
財無則贈人以言藉是不揣捐前直易置數番



鳳洲筆詒卷之十  
五  
緝其幸毋金玉而辭而以大贈貞貞也領君子  
之訓借退食微燕一展誦焉穆乎挹春風恍乎  
見梁月朝夕如接諸君子也快哉悚息以啓勇  
躍以俟亮不虛予之誠罔敢多贅

與陸先生書

遠辱寄高文讀之至再思玄體妙出入今古事  
之文至此也某所知者海內王參政道思唐編  
修應德二君子號稱雄傑然皆從氣任性不加  
裁割王稍具節制已落宋套執事之文如水中

之月空中之相窮極幻變而不以為怪如太羹  
玄酒而不以為淡僕間與吳郎中峻伯論之謂  
正統在執事也吾蘇作者後先固不乏至黃勉  
之輩摭掇六朝諸公之遺棄聯絡而成章僕私  
心怪之以為如閭門小兒鬧肆器具錯麗萬狀  
不過一泥木胎耳不直一錢也學者多紛紛好  
效之可博一時虛名此于文何益執事探反原  
始削去浮靡吁可重也僕少執事三十年總角  
時見家君論當世人首屈指執事便欲得如執

事迨長牽迫科舉之習稍厭棄之而未能既取  
進士亦謂幸尚及壯時粗有所見於世而踈懶  
之癖入膏肓跨馬候謁違官如使絕域更見  
同事者面頰流汗少小作態不自梳櫛後不  
能梳節朝起假手僮輩抑按之甚苦便欲盡削  
去之執事謂此人者果以見於世耶先祖歷中  
外以政事名家君爲御史苦自勵名亦不薄獨  
貞僅僅得科第已耳草省務頗號閑散清晝晏  
坐間發一念悉取經史兩漢讀之或有裨益尺

寸於古而銳力卒不勝其懶且置不讀矣執事  
謂僕多所述作所聞妄也僕猶記十五六時見  
執事魁星橋里第與史田寶藏鈎大呼不少讓  
執事笑指曰此子當不落下茲特未閒習見長  
者先輩禮不分爲童子然氣槩亦可取也執事  
故畧其速成之罪而與進焉使今見執事消沮  
盡矣執事能更取之否京師處分太奇無一不  
可告亦無一可告者人便聊此通起居寒凍草  
草不悉鄙懷更祈爲天下自珍愛

與所知

昨來接得教翰勤勤懇懇謂僕以使酒得名而重督過者僕幼無所識知束髮爲文弱冠登朝二親之外誰肯見規而執事獨以肝膽相照荷甚荷甚雖然謂執事悉僕則未也向僕在家時籍家君之庇無有內外侵迫足以困心衡慮歲時漸益頗抱淪落之感故于風月清適之夕間與一二朋儕呼酒而飲披髮而歌前後無所顧忌往往樂咲至旦而鄉黨忌者遂且目以爲狂

今旣齒仕版被衣冠而日與海內之賢貴相往還加以世情莫測人道貴周觸吻擣手便張憲綱耳聆目眇更屬陽秋僕雖至愚亦何敢使酒哉頭顱似舊意氣頓衰時俗之態浸淫幾化則有之耳他無慮也六月選南北未分僕惟閉門自守俟其自來何不高足先據要路津僕非惟素苦要津更乏高足此特可告之執事然執事亦未必是此言也家君聚首未幾而復有楚役柰何奴輩慎約束之

答虞山先生

遠辱降屈年德手記垂問不以後生禮待其甚愧卑末何敢當貞幼無所識知私亦好評隲曩輩逸德至鄉長老所推讓而不敢以其名稱者必曰陳虞山公云其所行事論奉古直臣也私以為公果古人也吾不得見之當得其所著述其今人耶吾猶可以備執鞭之馭稍長則聞公自南贛歸虞山山之去吾太倉僅百里耳公又康健善飯垂二十年餘而某竟莫之識也豈某

之好善未篤結習未忘朝夕從事于章句而其所得所養者殆不可以見大賢君子抑亦愚受數竒蹇若尼之使不得出于大賢君子門下坐是恒私自咎悔立志卑退遠弗逮少時而一繫仕版失足塵途燕京距虞山蓋將四千里而遙夫不能以百里昇而欲以四千里通也其難所未敢知也既而於顧師金處取虞山奏稿讀之便踴躍忘寐以為稍可以盡一二某不得見公得見公所論著如古人足矣迺忽復枉以書先

之捧檄拜啓乍慶乍疑滌手敬誦如語如覲某  
何爲得此于公哉公又惓惓焉不以爲愚不以  
爲幼稚而舉先司馬見勉某不及侍先司馬私  
嘗侍家君語因識遺烈奮然有志焉然未敢也  
公視先司馬齒稍後其著績孝武之際一也或  
含弘以濟變或峻介以表俗制行稍不同其爲  
通賢一也茲時何哉迺局體今又降矣天下公  
論非上則下既不在上又不在下含弘濟變以  
流病之峻介表俗以矯病之蓋昔者王虎谷先  
生有三不得之說誠然然乃所可自保與復公  
者閉門株守日於不能耳公其許我哉師錫去  
便仰布問起居之敬天暑伏惟爲道倍加珍重  
以副海內仰望不宣

奉慰山牛生

近從象玄所得岩屋稿拜論之五言冲澹清遠  
入陶韋妙境七言亦不落唐人後嗟夫天所以  
昌我師何至也就令生珥筆預蜜幄今局體下  
矣不過車塵馬足間耳千百年後於鴻山公何

益世貞嘗謂孟浩然才力遠不逮王摩詰而卒以簡古勝之其境象意適外也故知林泉之助自是不淺貞弱冠便辱收置藥籠中京邸奉龍門之馭使薦敞帚至以國士相與行年二十三所造僅如此曹中更無可効力惟於馬上席上了此長日可恨可恨別楮惡詩四聊見瞻仰倘不遂麾棄賜指摘焉幸甚其以爲可與進而推教珠玉一二焉亦幸甚

寄友人

握手

忽忽半歲每念金王間者濶焉故鄉親舊如昨否歲得無惡有司得無作劇否玉蘭海棠花下高歌不恨少一人耶僕在此粗足遣司事樞與懶便近偶語吳峻伯云吾譬如上眉雖少用處自不可無也附去一笑

答徐宜春

得翰教足下懸念及寄來物一一領訖知已於臆月前到任上下都安穩近水樓臺昔人所羨而甚者或避之皆非也吾兄必有所以處於羨

避之間者弟荷癖叨此曹職務頗簡於懶拙宜  
之塊室燕坐竟日時戲拈弄筆翰大有佳趣恨  
不會兄共之耳

答李新喻伯承

伯承仁兄念間忽辱詩寄及便與謝李輩宣之  
不覺愴然南望而雪涕也執事詞翰名家垂二  
十年而僕以小兒號嘍無所窺見乃蒙獎許使  
魚目得並薦明珠此情何可言追也僕昔觀與  
足下落落耳既漸覩所作心稍敬愛之足下亦

折而與我好然古所謂知己則未也亡何足下  
啣命東土濶逾半歲間時追過投分之淺愈益  
係思迨復見愈益親且真也史見不知作何如  
好耳僕寄祿比曹頗與纍伍接暇即不敢自弃  
特深居簡出懶性宜之足下勉旃薄書見牽慎  
無有厭薄一邑數千萬家生死足下喜怒中可  
畏也時政一新胡馬北遁勉樹良猗策名盛朝  
珍重千萬千萬珍重惡詩二聊具情耳非敢與  
執事唱酬也

答麥汝成工部

遠辱書及他詩數首悉得讀之甚荷勤拳知在  
蕪湖能摻剔奸隱明於出納之防且當椎刀冗  
沓不廢雅歌足見兄高致弟遠風度且一載半  
幸得與道山處每憶兄便走見道山既見道山  
殊更憶兄也時事所不敢言其他寒暄無益之  
語又懶下筆只此

答吳參議

閒時嘗讀列仙傳恨太苦寂寞公所統諸洞天

與塵界絕金紫呵從烟霄日月邊乃知寰海內  
自有一種富貴神仙也公前身想是玉皇案吏  
耳不然那得有此官有此地又那得幾許才作  
如此詞翰耶真愚懶備乏冗曹墮落囚牘中俗  
骨已證成且不敢與公通契濶况敢効酬和也  
公日啖交梨火棗玄獎桂脯欲以昌俎屈芟薦  
適足致嘔吐麾之耳承俯引唯有荷念餘不多  
及

與朱象玄



鳳洲筆藁卷之七  
世貞頓首象玄仁兄太史足下昨辱教云云欲  
得爲陽明輩五公補言行錄其善盛心也僕竊  
乏揆量蓄此志久矣旣以聞見謏劣不當是非  
之筆又無足爲諸君子重且信者故愿覩稻抑  
而未發然至一聞鉅公長輩語及斷簡小乘所  
偶記未嘗不私聽而留臆也足下行縮史筆望  
實兼茂稍所著述將遂示永永茲幸辱顧及僕  
則何敢終弃謹疏所過見備智者萬慮之一其  
試采焉廊尚書墊事太宗仁宣英四朝無点行

爲御史以持法稱擢憲陝右尹應天所至有威  
惠人置詞至比包孝肅也力勸上勿親征扼權  
監弗遂迨於敗死殉之其視劉子輔數公何忝  
焉劉少師健執政二十年親戚子弟無一人親  
謁得官者弘治敦茂之風少師是培迨末節尤  
號奇偉固學士大夫共知也隙者誣以忌才亦  
忍矣羅侍郎玘博學而工文至氣節亦一時表  
表者西涯在相位不能去侍郎首書責之寰濠  
持金夜致餽侍郎從後門遜去先幾明決不折

鳳洲筆藁卷之七  
不涅難矣林尚書俊位郎署上書陳國家大計  
詈奸璫下獄幾死歷官無得少瑕庇之主上新  
蒞阹杭顏回天難進易退海內望以爲麟鳳山  
斗也雖不能贊易儀典獲斥身後於尚書何損  
哉胡端敏世寧爲兵備治盜梟權不在陽明下  
發寰濠伏端首被烈焰殆復起躋顯位立朝三  
四載前後過數十疏具明達政髓貞陸未易勝  
也垂歿家四壁立可以識端敏矣謝文正雁行  
劉少師廉則姜叅政昂梁司徒材介則少劉傳

忠傳尚書珪靜則邵文壯寶魯司成鐸功具彭  
少保澤五尚書文定敢言則霍尚書韜似俱不  
可遺者在古文德行互借不朽諸君子得此書  
益光顯令誼無待言倘太嚴多黜不使與天下  
將復有料理而更張者非所以示不朽也足下  
其思之

答徐汝厚

兩辱翰教并海物殊荷遠意昨見竹隅云執事  
苦公分相逼且朝夕計饘粥無過秀才時此極

是好消息也。大夫最患病處在一出任途，便求與秀才異。只此念頭，不得不做盜跖絕去。此念便是古人為己工夫。吾州前輩如公者，亦不多見矣。某近來無事，頗亦稍窺識一二。每恨嚮年與公相處，時徒以浮氣待人，以忽具遇事，以麤心看古人書，以滿意作詩文，終無毫髮進益，且得罪同行不少也。別幾兩歲餘矣。歲抄願望，北上為連牀笑話。想亦同予裏也。來教云：洋山任稅蕪湖極不得已。昨聞洋山固欲辭之。

又非也。東西南北，惟上所命。我欲潔身，誰當其污者？君子自盡，何如耳。戴子欲為謁洋山之計，僕與洋山誼不淺，還書止恐彼不察因而見罪。乞為道意。月來觀世情薄惡，頗有張翰之思。聞故鄉薄惡尤甚，且復暫已進退之際，可畏可畏。冗中疾揮潦草，不悉。春盡千萬自珍重，不宣。

再答汝厚

昨始得袁舍人書及蝦米向兄發來時，謂此當最先到。既乃最後到，可笑也。僕循次作一月老。

獄官長日宴坐殊更憶孺子風度不淺淺今冬  
北來謂可續舊時語笑但歸思益憧憧地茲期  
或南遂相抵牾亦未敢必也惡詩一聊錄去僕  
邇亦頗微解獨於贈寄執事甚加意而其不愜  
想是執事緣薄又不知我緣薄也呵呵

柬李于鱗比部

昨得兄二選謂是旨以上詩偶別書示霽寰霽  
寰亦謂是晉以上詩也僕茲有二喜喜霽寰能  
知詩喜僕是非不甚大謬忽見投送楊侍御文

令人歎羨至不解今世作史漢文類不過剽竊  
字數耳兄不獨得其字且得其句不獨得其句  
且併其意得之珍重珍重張此文壁間心賞首  
可數人不復尋究肯繁而漫稱好者又數人已  
執事不可無僕也一笑

答叔夜太守

遠辱手翰知兄案牘紛擾間尚復能見念也屈  
指為別時忽已兩歲人生能得幾許歲耶乃堪  
作如此大別邇者兩於奏牘中見兄大名丈夫

得志及物固應尔尔如弟輩不過隨衆升散昔  
人所謂負却長安米者何是言弟自兄及伯承  
去後頗懷流水之歎省中得峻伯于鱗諸君子  
相信幸不大落寞耳履善恐復有差奈何昔人  
有投戈講藝者小小刀椎何足奪兄雅什倘不  
即見弃時賜惠音為感

再與陸仲子

前歲得足下手書及詩凡示僕特謬妄無所識  
知更以功名相戒邇後絕不聞問兩歲矣豈以

僕浪言不足可否耶抑猶以此言為嫌諱恨之  
耶今僕尚未得歸而足下方進未已也則是浪  
言不足可否耳足下鄉前輩長者僕後起幸俱  
不構罔於昔賢所長俱有一二得足下固高視  
一世而僕自待亦非淺淺者乃何忍弃僕也僕  
多迂僻心厭薄世所謂臺閣文字而又不能為  
六朝綺麗語志遠而習近其於功名之際亦頗  
抱鷄肋之感又矣河清幾時名山夙負卓自愛  
眠食當不令陸生梅擅名一鄉也中夜忽夢賢

器掩抑摧沮若訴如避覺來悵然踰刻豈以樞  
尚泊淺土未安棲耶或有托也不揣草草作一  
傳固不足見其大然於情性似有微近足下能  
漫視之否近作煩書一卷見教及新詞可度付  
雪兒者亦希錄來前見足下太倉志水辨極佳  
或可商者不但此耳

與黎戶部

屈指別兄時忽已過歲弟竊祿亦垂九月後會  
未可更期白駒忽忽亦復增懷感耳近聞有使

事駐抗州老子興故不淺西湖泉石烟霞俱屬  
管領扁舟步履與車塵馬足當不啻爭勝毫茫  
也象戲想益高矣弟袖得一譚三五日字休悉  
漫滅不及少開卷兄亦鮮見憐否

再答汝成

得六月書知足下自蕪湖而南闔宅俱清吉爲  
慰清操兄所素樹而彼地士民誦恩德以爲數  
十年所希有者吾榜瀛峯在淮亦佳仲岩初往  
尚未聞問故應佳耳士君子於朝廷官職豈可

有所擇亦豈可有所厭惡以爲此足濡渠夫不  
取必於已而餽取必於官此乃所以爲濡染也  
假使兄在部不過朝夕趨散亡大踰人者而蕪  
湖一任遂尔况絕兄以爲蕪湖益耶否耶南京  
廿一史板欲得兄與戒亭處分一印當令家間  
奉價前作惡詩卷呈上弟近來微有所窺見乃  
知此道之無窮愈近之出當愈難賞鑒者當愈  
少也何如何如今兄先生時得面晤其情更真  
想兄樂聞者南野何時北來此間縱有投分非

形外之契也愴然愴然

與顧師錫比部

別兄忽已過暮每念風度令人恍然欲絕此時  
計惟與洋山相往還臨大江望鍾山之月故應  
大佳不知此時可看王生否年來薄牘證成俗  
骨齒兄亦自不少惟馬足塵土頓與耳向托訪  
印廿一史乞命價即奉上須得綿帟者爲妙家  
君楚中幸健此間只如常時事處分弟所不鮮  
亦無可奉告者自愛千萬

鳳洲筆談卷之十一  
奉答聶雙江先生

教言雅贖忽及卑末悚息何敢當之某勾吳鄙人也少長椎鈍行能無賴粗解句讀便入仕路無良師友切磨之益或就耳目覩記不平之感意氣觸發或從詞章矻諷一二窺見而非有真得近裏者就正則嫌近勢服踐則疑竊名曰戰多負乍銳且輟自顧謂河末之難矣天幸不終弃之得一從公獄中公雖章彩外晦而神明內煥微接緒論遂爾醉心迨於大學臆說知晉稿

之寄令人恍然若出泥塗披冷飈而濯甘露也執事直叩真委自發玄竅而簡易可循吃緊為人喚醒面目不假數言而具僕雖未得其門然已非吳下蒙矣但有慎悱不違之見敢求正之門下致知之說本自該行行有未至即知有未至其間不容毫髮相離者然真所見鴻儒碩德爲一時之表率其議於堂之中者議於國十不能體一也豈化裁變通別非愚昧所可測耶以道事君與辭受進退聖賢最不肯輕放過夫子



鳳洲筆記卷之七  
主我衛卿可得而斷之義命至淺淺之說耳以  
為舍此說待乎遇主於巷納約自牖巷而不遇  
牖無所納格物之功杳矣失身之咎謂何某志  
在狷者之不為未達其它也公其釋予之痼哉  
使返聊此附通起居泉石無恙歲月無苦一身  
事業今日以前忌者能抑公萬世事業今日以  
後忌者不能抑公也免旃自愛

鳳洲筆記卷之七

鳳洲筆記卷之八

海虞文臺黃羨中校

書二

與袁履善

足下皇華之暇登太山望溟渤攬轡鳧緡之墟  
追吊徃勝錄成詩章惠而教我珍重足下  
舍我去朝夕索焉延頸望西山雲氣身有塵土  
無由飛越兄以朗博之素際茲大觀心目更拓  
齊物俯世弟何敢窺其淡哉計使事畢當得取

便歸省泖湖魚鳥不驚春舫林泉秘人逍遙相  
羊身漸自遠弟近亦有于鱗可見也快不令足  
下共之象玄遂得留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  
得知其故一咲

與素禮部

行時辱留教戒心腑之銘也計此時抵家已久  
伏膺稱壽備極人間之樂君身固自有仙骨庶  
得享如此景越耳眼前所最交好者雨泉已去  
公繼之最後太冲亦有差獨留僕匆出省署中

跨馬無可適竟日作一癡醉人近來微戒舊失  
荆棘頗少然終鮮忘形之契也柰何柰何雨泉  
甚得蜀中士子心劇可喜然更無一書相及貞  
山先生日相與何如冗次聊附候問不悉亮之  
亮之

再與汝成

又闕候問起居良用懷想伏聞宦履清適闔宅  
靜佳爲慰今兄相與甚至比日忽喪一子朝夕  
悲念可憐弟謂造化賦人百端此特其一正不

可落彼教中適意處殊非真適當知拂意處亦非真拂也渠雖未首肯然亦稍解矣兄素諳此趣者何如戒亭同朝夕相處爲樂固自真偶遇薄冗作兄書不及另啓幸致聲

再答叔夜

遠辱翰教良悉至懷偶見段比曹自云與兄曩日周旋道德政縷縷皆古循吏之規也丈夫得志要令有所舒展便終日作老博士畢竟具何結束耶弟鄙質如舊幸曹事少或可藏拙太冲

有决獄之行覓假歸省計尚及伏臘來諭周子日日在風塵間不知王子亦在風塵間更無益也先朝于肅愍一詩兄記之否弟願兄袖手而見不頊魏橐而來山東錄中之作私竊已奇之又疑不類果然果然向時絕愛兄楷法何不自草一束令吏代之乎冗次呵凍極不悉仰希照亮

答陸汝陳

遠荷牋教叙致寒暄兼及箴切別帟所示鏗然

之音卧讀就起塵思披濯向聞足下頗料田園  
日涉成趣高枕短屐謂是平生寄懷載諷投筆  
之章嗣籠覽褻之語始悟英氣捩然尚在眉間  
如近日孫太初輩非忘世者也僕受委凡陋筋  
力散懶待罪以來頗少高足之念雖未謝紈縠  
眎同芟荷暇抽徃哲遺言粗若窺見下筆忽遠  
亦漸自厭之矣足下戒僕以抑滿示虛又廣僕  
以何李張陸之業斯誠愛我竊慮未悉也憶曩  
弱冠之歲狂氣漫溢醉後白眼見增禮法足下

所覩松亦壯其襟吐世變觸日日更消阻瓦缶  
土質中實樛然未滿何抑固虛奚示北地信陽  
素所膾炙有志未及至於張陸乃是鄉之鉅望  
著書館閣鳴國家之盛際僕寒蟬饑蠖吸露伏  
稿侯至而聲何敢擬也仲蔚清令素欽鄙懷茲  
詞翰兩絕始信嗽玉御珠尚多待賈孔彩汗血  
無假窮荒如足下與之皆翩翩錚錚后出之彥  
時乏林宗彥將之蒸遂爾淪落幸致聲自愛

答陸太守瑚

遠辱翰教勤卷無已并拜素冊之惠良深荷念  
伏惟道履清勝吟思比倍為慰更聞新築別墅  
時曳杖往來城居殊少此趣故大佳僕輩碌碌  
惟有俗骨證成何足與此吾州數十年來僅得  
錢守復以憂去晴日幾何更又堪一番風雨也  
大約多待新郎君此係一州氣數非小非小午  
江公得遂相與過從謔浪頗洽忘年之契近始  
補任江西彼以為遲僕猶恨速家君在楚蒲夕  
候代人未至想欲聞者冗次呵凍極不悉保重

千萬

答姜比部

伏聞執事按獄之暇弭節敝邑辱賁寒廬內乏  
應門不得少款後車之御執事未題凡鳥返申  
德音知荷知愧來教取便展謁桑梓于公高門  
故應車馬如姪匆匆徒有仰羨而已使旋聊此  
通候起居冗次極不悉伏惟照亮

奉東臯先生

自執事去敝州垂二十載州之老稚習見聞者

誦德政如新每長吏大夫有不可意輒曰此王  
判君耶既乃知執事縮後雄都行在震於火以  
徼人不戒坐罪於執事遠徙遼左私妄以為天  
果禍善人耶亦不宜至此烈所謂不可意者固  
晏然也然榜掠頃也之後重以脩途車怠馬煩  
而執事健狀啖食無恙此非神翼默相將降大  
任殆未臻此州志采入名宦一時握管者順民  
心為之尚恨少悉公耳今器得接見恂恂恭慎  
稱其家風者慧故告喪侯家父到發之不悉云

與貞山先生

伏承太夫人奄棄惟是純孝摧戚曷解太夫人  
上壽今考越有聞嗣奕於再世其何以憾焉執  
事宜抑嗇母今過禮僕羈守不得歸致生芻之  
拜謹南嚮盟授不腆鄉幣伏惟鑒入之前月曾  
辱寄左氏鐫幸牘少間假休沐卒業頑鄙未窺  
見一二然於援証核駁無假累帛疑義躍然痼  
癖頓洗真漢廷老吏筆也當今育老公心服地  
下矣所諭孤樹哀談乃閩人李侍郎集聞已托

梓人僕向從來履善處錄之比舊十益五六大抵多聞巷不根語聞中妄欲刪定既復自咲此不過增眼目一重魔障畢竟何益執事但從履善索之見當自厭也

東宋吳縣

伏承累卷藻言霞綯逸思川涌既閑案牘不廢嘯歎良羨良羨所湏拙作年來懶入膏肓非但酬應爲苦至於對帙目眩拈筆指酸譬之饒燈照杯即明梳績便暗耳重虛來命之辱柰何別

希披覽窺兄惠造吾民大念暨及永永第淺昧少在海陬旋困仕徑未諳鄉俗一言不當恐流禍於父兄莫覩所以復也亮之亮之

奉樗菴先生

自執事之罷朝之薦紳士夫莫不憤恨愴惜畢指側目於當路之下石者而不敢抗一言之於朝夫天下事所以日就於頽敗壞散而不可支持此正由公論之在下而猶翼其足以挽回扶曳不至於一國之若狂者亦在下之公論也夫

在下爲公論在上爲公法公法立公論自行而不顯公法亡公論雖顯而不行執事罷僅一二載不惟行者絕不可得而所謂顯者日漸以微而憤恨愴惜之意亦日漸以不振矣此關係豈直淺淺已耶古之君子一時之事業天爲之人不能限之後世之事業人爲之天不能限之假令執事在砥礪服官居職卽不拂民以從已能強已之所不肯以從上之所肯耶卽不納勢招期能禁它人之盡無招納耶卽不昏夜踵乞遷

轉之際能一無叩講而自遂耶又能肯默陰重隨變態之百出而噤絕無一言耶言之絕無禍耶又爲能伎賊忍害之行殺人以婿人耶此五者人不能強之執事執事亦不能強之人而欲其無罷或以罷故爲憤恨愴惜誤矣詎今而後田可農親可養聖賢之書可讀未老之年可以奮發而精詣此四者執事無求於人人亦無望於執事而又何病焉故僕謂憤恨愴惜此愛公而不知公下石當路未爲愛公而未爲不愛公



僕愚鈍無所窺識然於父師之教側聆一二以爲有濟世之心者必當慎其跡有高世之跡者必當降其心夫不量已之不能夫子而見南子不量已之不能柳下惠而與處女宿曉曉然而議也營營然而行之曰吾以遇巷耳吾以隨世而利物耳僕未敢遽議其心然亦未敢遽是其跡也或見於時左遂奉身而獨潔或勢與念拂至直行而蹈禍曰此足矣世莫予及矣且以爲糟粕且以爲草芥而據益峻視益廣行益

怪而難企嗚呼鳥獸不可以同群我豈其異類耶僕又不敢信跡而遽與之也惟執事介特之操溫恭之度消融於學問體驗於身心務實戒名近裏達表於二者之病了不相涉故敢畢其愚而請正焉新拜帕茗及披手牘之惠諄切相勉僕志習汗陋牽迫鷄肋教感特不至叛名之作小人它日從門下有地耳山居希為道保愛不宣

與李東昌

足下五馬就駕體中憤憤遂阻招提之錢更承  
不棄遠飛教言計履任已久上下安和逢迎案  
牘咸目牛游刃聽折之暇或登樓望嶽或省駕  
齊墟付餘解於歌咏體至景於丹青宛然一風  
流使君也弟日坐省中譬若籠中之鳥毛羽楚  
楚顧影羈牽雖效悲鳴誰爲釋去明秋或可得  
使事道經貴治叩門索飲政恐太守威儀嚴重  
闈人不察謂是游客湯逐之耳

答陳子兼提學

世貞前月作刑部郎矣身是念佛比丘驅從屠  
伯強復持刃手勢終不似也足下去此不大落  
冥爲有定山在定山復使歸矣得暇即閉門昏  
目間一策馬適長安街竟無所造盡日悵惘功  
名之士都從應酬上有情有情之士却從應酬  
上無情此可爲足下道也

與朱大尹

都門握手僅過三月想念之切便如隔年耳目  
又更幾番新矣懶散情情不學無狀猶是樛然

故吾也居恒念兄得操政畢志大覆露數百里  
人它日循良之績民不絕誥史不斲筆丈夫不  
朽之上曹計郎鎮日升散車馬間何啻霄壤也  
昨忽聞山齋周先生計令人驚噓累刻此老出  
處大節無可摘訾之而宦體之通練操持之介  
卓非吳子輩中人也風俗薄惡翳此老是賴造  
化作何意態頓然奪去典刑漸邈能不悽然吾  
兄樹表風勵素所經心今此老俎豆文莊恭簡  
之側號鄉先生亦不大忤色沒後知己漸遠漸

寡萬勿使措大弄筆有兩賢不相值之歎弟少  
時齷齪登朝三載無便謁歸射半日之面意亦  
為兄助一美政耳勿罪叨贅冗次手書不悉仰  
祈原照餘惟厚保嗇道體秋冬間掃門以候也

### 答張石川

承示縛虎行及扇頭二作鑑然大雅之教僕若  
披塵土而吸清冷也復聞入苕溪社與劉司空  
諸君子倡和裹糧放蹶徑旬不返高枕短屐逢  
勝即憇至於家人生產絕靡嬰慮方悟尚平小

子非真不俗者也僕本駑鈍強効鞭策野性未  
馴無一可道間意謝病投効歸從杖履少奉青  
熈之談頑體健飯難以自引進退觸藩重自憫  
恨耳

答袁仲

履善來盛誇足下同汎石湖之楫分韻角險嘗  
時頗亦一念王生否濁醪對榻曾未及期使若  
九秋之隔中間耳目新詭變故百出宛然足堪  
半州史記也僕一懶措大耳造物者何意故以

案牘應酬困之若比丘操屠刀靜女習倚門知  
者憐其非素不知者咲其非似袁仲足下湖山  
無恙耕釣粗給涵濡六藝之場夷猶亡是非之  
鄉此樂何限履善別致油功五集云出足下家  
梓人僕向讀其詩謂如健鶻搏風殮芝吸露快  
爽種種不可名伏此集殊多下乘惡趣大抵六  
朝侍沿晚唐以此標錡迪功如出狐白之裘而  
益羊醇也昔人得魏收文輒投水曰吾爲魏公  
藏拙此非真愛魏公人中以爲不愛魏公不可

定下果徐氏忠臣且急謝劄劄留迪功前集名  
世之語豈在多哉僕欲與迪功結地下之知期  
足下不材之業其幸垂照賤職未定踪踪明秋  
或可取使道過吳門索醉也

與宋吳縣

太浦至將兄教儀殊愧太重亡可當詢南人靡  
不嘖嘖道德政前過趙長洲同時朱崑山並美  
也崑山既自高第入瑣垣公論尚未少此地亦  
何可又着兄少遲之爲吳民借寇耳爲別半載

驚心萬端賊入近甸殺掠九門作九邊儒官操  
戈受甲以從事又天子創刑失事大處分狼藉  
途道第日夕眼淚洗面耳賊來一大機關也賊  
去又大機關也如天威振刷嬉恬如故乳將債  
帥紛紛滿眼柰柰何何聞吳中稍可望有秋然  
脩邊募甲萬費填委勢誰藉出不過刮舊逋增  
新額而已撫煦宛曲上下不病非明府君其誰  
耶今日不敢云杞人之憂直剝牀以膚者其幸  
垂察呵凍草次奉復統祈照宥

答李東昌

執事郡當孔道攝吏百計攬聽逢迎歲月謂少  
而能片言取折分身應酬又復遊戲丹青縱橫  
詞翰萃成卷帙惠之故人豈惟文雅吏術兼至  
無遺一丘一壑猶可想見高致也僕迂踈質相  
世熊本遙強就束縛隨人咲語邇來聞有覈察  
倘緣此得解便還故吾但家君連被委任事勢  
匪輕進則虞身退猶歉報烏烏之私中夜芒刺  
執事舉以見賀意猶未悉僕也自執事言離雲  
司變故叢沓遂爲危地僕雖未膺厥責亦復何  
心將來日浸日溺難究結束一着浩歎而已別  
來唯手談竟能勝袁宋諸君此可爲告

答方生

足下多遊臨濟間臨濟賈客藪也或多隱淪獨  
行托跡逃者及大奇俠客亦物色之不令姪三  
十年名家猶令誰陰少年鬪力惜哉

復履善

辱寄途間諸詩讀之鏗然之音也知小滯且特

與子良汝思峻伯相倡和不落寞矣發書計已  
過江辟暑未就道朱櫻鮮筍晚市尚饒盧橘楊  
梅漸累累黃紫矣簫鼓畫橈夷猶淞泖間非證  
成仙骨者那得享此致耶此間只如常家君近  
遭回祿行李畧盡荷

天子不即加非薄言褫秩但將來勢任愈難圖  
報益重中夜芒刺無可計耳足下問馬市尚未  
見次第或少緩目前譬如象戲主將爲敵逼迫  
多以別子餌之少遲數着終無勝計也

### 復峻伯

前辱兩書及留別之作詞意藹然昨又得安平  
信知途次極平善雖小滯然與汝思子良履善  
三數君相還往不落寞也計茲時抵天目伏謁  
九十翁依膝邊尚堪作嬌小態退侍茗溪公酌  
烏程酒薦櫻筍鮮鯽種種可想味也此間風色  
只如舊世情恐又稍非唯一子鱗耳此子聞更  
將擢去京帥何用僕爲也馬市議目下頗就緒  
士大夫便復高枕此太可憂且亡論意叵側便

今歲不犯邊亦苟日支持計耳苦旱已淡服素齋兩旬日止求得風霾靜中一思之進退惟谷只眼淚洗面而已冊子如來教書訖拙序并外有奉寄之作錄扇附去希覽斥是荷

答虛齋王中丞

伏審峻陟中臺保釐東土三十年公輔之望今始少稱慰縉紳間也特某腐儒未解事不敢以為門下賀焉日庚戌秋變距已已僅百年耳禍似小輕其勢則大弱也

上赫然攬威賞大有所處分有司宜惕然日夜茹膽席藁自淬勵而今又八年矣縉紳先生靡不開口談兵食也而未有一事真是裨

主上不過削天下之財以供無益募天下之人以食餘財其或借

天子之喜以張恩乘

天子之怒以示威耳虜至則頰蹙而憂身虜解則揚眉而冀擢此非特亡念國家事也迺其知譏罔昧苟且以為私計亦拙自雍并交豫幽冀



青齊間亡不召募彼共億移家徙矣昨又聞有  
白掇挺殺今者此豈特漸已也上下人併心力  
謝它役而圖其外猶不足尚可益中潰哉萬一  
難作澤中拉然土崩誰爲支者山東喉領也難  
作其勢日益重山東之勢重而執事之身日益  
危展布日益艱某不佞願惟所以稱是二十年  
者敢從效一得焉夫臨淄即墨諸槍手鑛人多  
奸俠亡命伍也白蓮之役恃而勝得無易我耶  
給事曹郎所集兵匪乏勇也以爲兵則不可以

爲賊則勇宜急慰收之毋得令他豪傑用也更  
望下教戢郡邑相令時百姓之力安靜填之毋  
令易見亂臨清大賈沃饒垂虜涎久賊一入紫  
荆飛騎馳奔若迅雷旦夕傳城下舳艫接甬干  
計得晏然哉請毋謂遠不至也城下之師誰則  
料入某切因家君以羈孤之迹蒙

主上不世之遇而授之以不可盡之職撫心衡  
慮悚焉在衷女有所窺想而執事鄉大賢長者  
也家君則何敢望名得不幸職似之矣故因而

獻其曝其少賜清燕指斥焉無任惶恐祝望

答鴻山先生

伏審疊茹荼苦扶服襄事某羈肋塵守不得奔  
致生芻之哭僂從諸生後一效執管微勞然於  
先府公懿德未能少溢些只愧間忽辱手書厚  
惠煢然在疚不忘凡函之迪唯有感佩而已計  
踰祥孝思當未紓先府公夫人享有上考物志  
易戚終始儷備理人罕復遺憾天下之身幸自  
抑嗇全之某竊祿浮湛如昨生平於泛然應酬

上大不能有情而頗亦好習讀諸老先生書然  
孤陋未盡解也獨時事感觸不可言募人積粟  
未克刷城下之耻而中外晏然輦綾錦益之互  
市之馬方來甘泉之烽隨繼今莒州賊執同知  
滇土夷殺方伯羽檄交馳名實俱盡瓦土之勢  
匪直已形特頃耳時旣比曆火之薪某恐不免  
破巢之外也家君病體綿質一持之偶遂服重  
任其間掣肘觸藩每一念及若負芒刺非師之  
愛亦何可塵瀆向熟岩居諸稿真足名世我師

不罷官不過八座已耳試問今八座壽可達素  
而自表千百歲後亦復誰有知今八座等世途  
荆棘動輒由人唯此事差可自力愚雖不敏願  
從執鞭冀念門墻之末俯賜提策亡任感切使  
旋聊此布悃不宣

答皇甫開州

鄭園命駕魄復再員風雅在耳南眺曷即忽辱  
教言及貺恍焉覲矣知頗隨牒奔走尚未悉肩  
如公兒戲造物本來無損諸老公能無汗顏青

雲耶大才想足吟治篇什故應不少幸推教一  
二承喻謹代珍重于鱗渠仰亦同之謝茂秦梓  
集垂竟有翩然之思此間政自難得與語者兼  
世事驚心僅有眼淚耳冗次手具不悉

寄陸象孫

久不復接教何棄忘僕也淵然之光且甚隔於  
目矣僕祿食京師京師故天下所賓萃豪傑地  
也於交游中郎署得一人曰李于鱗其名攀龍  
布衣得一人曰謝茂秦其名榛二人咸家山東

忠信重然諾不妄許與而獨交僕其所稱必僕也又僕稱於二君亦然其詩大槩宗少陵氏而李間或出沈宋即亡論古人亦獻吉仲默儔也吳下今名多詞翰家然自迪功外寥寥矣仁當於僕僕不敢言得二君迺始即證也執事北來與之上下劇切其論議必有相信而相成者謝集成垂去之欲妻子渡江僕知其於世亡所羨好所不能忘者名耳尊集向僅携一冊為友人將去幸見惠數本續稿雖未付剞劂想已料理

亦求副本一覽且傳同志聞周倅時越人陳鶴者挾其長遊謁周巾幘詭異氣色傲甚得也執事浮白餘興援毫成數章渠口噤魄奪迺去大快人大快人執事遊京師必有稱也

寄吳子克

辱寄塞上雜詩大有奇致可諷也然僕竊恨其少吳山人遊京師名動京師一旦求裝去走北嶽度居庸上谷雲中見蘇司馬許中丞諸公倒屣而迎山人賓上坐甚奇也雋戎警多調集材

官車騎鉦鼓連道戈甲戛札謂山人慨然有封  
狼居胥意投筆而策萬里勛不則亦采雄勝之  
覽成鏡歌張大皇度山人何寥寥也豈棄僕不  
足教已之耶度茲時已抵家洞庭始波木葉微  
脫桂醕棖蟹從一二鄉老先生談子長之壯遊  
口津津聳臂助一奇恨坐間無僕一傾賞耳謝  
西溟集完將發吾與李君挽之或可更得旬日  
也

寄袁善履

前有扇頭一詩奉寄不知得達否知七月已發  
足茲時可在道計書到日度嶺也生世爲縣官  
德揚意被荒域甚際際叅伍情法原本仁厚此  
執事素也嶺西山水甲天下小有瘴烟霜車所  
度當自披拂弟茲碌碌已奏三載候殿黜未報  
世事詭變無日無之虜緣我兵勢集少奪寇意  
羽檄旣解大將軍從容統全師出不過作一番  
蝗耳京師正不問僕一身如僕一身亦自重知  
復何如唯長有太息而已兄到家食尊驢已厭

足始泛舟歷南中山川嘗荔枝桂蠹僕固乏仙  
骨何敢妄希覬也謝山人集將完向我長揖為  
五嶽遊計強挽不得朝夕相處祇一李于鱗可  
憐耳

答王提學

萬里將書兼携巨帙良悉所謂甚厚期僕也僕  
何以當之追唯曩游殊太草草獨以一二教語  
下慙鄙裏瀕行投贈聊具仰止何能少重行色  
不意夢記至此能無汗顏執事程則司馬揆藻

沈宋翕然將一代之盛而又官嶺南嶺南山水  
竒秀宏麗稱天下其所當於耳目而益於裏不  
淺將必有的然傳者幸毋靳誨僕也京師交游  
政難與語朝夕僅一歷下李生黯黯古色當遠  
出吾人上陸沉散署足占世態來矣書以家君  
擢賀未究深愛所存去秋偶緣城守便得超越  
衆非厭服行能聊相慰借今令周旋寵貴乳哺  
悍驕劇慮窮巧未嘗尋要領執事倘一體之必  
見恤也如僕又何語退非子傳進非以言尸祿

觸藩慚顏如甲草木等耳何以自樹自見哉人  
去急聊此附通起居別書扇志懷教照入

答許邦才

僕于于鱗知執事也謂執事負蓄甚宏而持行  
甚介朗暢壁潔意恒不可一世士私心竊慕之  
既得來教過自挹損見推僕若僕真有所能者  
僕何能也少則長吳會吳會人稱善詩若文即  
不以僕善詩若文然無可喻鄙意竟不欲善之  
矣既游京師京師海內賢士大夫地也固宜多

善詩若文式有稱僕善者然亦無可喻鄙意竟  
不欲善之矣賴天之靈獲交于于鱗于鱗不

予棄也朝夕磨切而進之且約曰然自開元後

幾千年哉北地信陽稍廓復而未大今彬彬名

述作者家雖無究於衷或猶有槩也文弊矣悵

悵焉瞽行而瞶聽之二三尺童子無不自稱子長

昌黎也何有哉世所以爲文者其原始於無識

而利於易得名又利易成負融顯首把持其柄

而脅天下使從我襲腥逐臭之徒紛紛然是其

是矣吾二人幸稍有知無怵且眩也又曰即它  
日無輕以語人而許子可信與語者蓋三年矣  
僕漸亦聞於世而于鱗名益高嗚呼世曷知所  
以高也故僕與于鱗寧自秘及齒而不恤然不  
敢不悉於執事執事向教諸作錢劉儔也世道  
無涯益異心而入之太夫人壽詩體執事純孝  
當作但自己酉後絕不習此體其罪毋予也

學程老姪進士

昨得吾姪書知已移疾及見邸報 旨意甚嚴

恐不可得若此請不遂但宜安靜切勿討差也  
吾乞休之疏既不蒙俞允而元老 太宰相公  
俱有書督訖太宰辭更迫切不獲已勉出就道  
以避偃蹇可恭之罪但私情終難於出且世路  
險巇人情薄惡區區出處安能供輕薄少年口  
頰以故只得再上中途患病一疏敢煩吾致懇  
求荆石公達元老鯤溟公求太宰倘遂此請尚  
可留此半殘名節不然雖馳驅禦侮竭盡心力  
恐不免於後悔吾嚮有條陳其實不言出故為



此自絕耳今既不免則此議後來贅癩交游中  
凡有所文千萬密示不一

鳳洲筆記卷之八

